

佳 作            張弘政

個人簡介：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四年 C 班

第 35 屆雙溪文學獎 散文 佳作

第 35 屆雙溪文學獎 小說 佳作

第 36 屆雙溪文學獎 散文 第二名

---

## 根

強忍嘔吐的慾望，走走停停的客運已經誤點了整整半個小時。明明是全市最荒涼的區域，來往的公車上卻總是塞滿歸途與逃離的旅人。才剛下車，試圖緩解暈車的噁心，公車司機卻連按幾聲喇叭，暴躁的用客語問候我媽。我側過身，任憑車輪捲起的砂石粗暴掃過毫無遮蔽的小腿，跨過陷落的沙坑，朝著我媽的機車走去。

「也太久了，我等了快一個多小時，會不會太誇張了？」

我接過安全帽，熟練的跨上機車。「你兇我也沒用，新厝的車一直都是這樣。」

才剛升格成直轄市的喜悅完全沒有出現在這塊荒地裡，唯一的改變，是地名從新厝鄉成了新厝區，破爛的小路依舊，一小時一班的公車依舊，從幼稚園就下令要拆除的違建也依舊。

「我要去羅醫生那拔牙。」機車隨著年久失修的柏油上下擺盪，坑坑洞洞一路鋪往回家的方向。我拼命地抓住後座的扶手，怎樣也不想碰觸的我媽的身軀。

「什麼羅醫生？」

「就……」說不出口的話語哽在喉頭，噙得我滿面脹紅發熱。但媽從來沒有體恤我的打算，繼續逼問說不出口的話語。

「醫生爸爸。」我乾咳了兩聲，才剛褪去的暈眩感又再度滿溢上來。

「這有什麼好講不出口的，小時候不是就這樣叫嗎？怎樣，長大就叫不出來了？」我沒有應聲，只是把頭轉開，好避開媽身上汗味和臭酸的衣物。

「現在的小鬼真的是……」我們之間重新充斥熟悉的沉默，才下客運五分鐘，我已經開始思念台北五坪大的單人小套房了。

「好端端的怎麼要去醫生爸爸那裡拔牙？」

「我去矯正了，長歪的要先拔掉。台北的診所只有一個醫生，過年前沒辦法幫我處理。」

「好好的牙齒怎麼會長歪？」

「醫生說是基因的問題。」

「亂講，你媽的牙齒就好好的，都是你們這一代，只吃一些軟趴趴的東西，牙齒才會長得亂七八糟。」

好好的怎麼會長歪？其實醫生也給不出個答案，一下說是基因，一下說是人種，最後又扯到演化。反正我的身體太小，容不下這麼多器官。

我摘下安全帽，隨手擱在鞋櫃上，打開手機窩上沙發。

「你打算什麼時候去醫生爸爸那？」

「下午吧？吃完午餐再去，反正那邊一直都沒什麼客人。」

「那你要不要，去看看你爸，反正還有時間，東西我都買好了。」媽媽刻意放輕語調，試探性的問題讓斷句顯得詭異而不自然。

我默不作聲。

「我也知道你不喜歡，但你半年才回來一次，他好歹也是你爸，看看他又不會咬你。」她提了兩袋零食和水果，像是宣示立場似的重重摔在茶几上。「香跟紙錢一樣放在冰箱上，你要記得拿。阿公阿婆順便拜一拜。」也沒等我回話，媽就逕自抱起被嚇醒的瑪爾濟斯走上二樓。

直到打完一場遊戲，我才將那些東西放上機車。出門前刻意摔了一次門，展現自己也有耍脾氣的能耐。約莫五分鐘的距離，就到了我家的公廳。公廳從不上鎖，只要用力一推，裝飾性的鐵門就會應聲打開。每天上午都會有人將供奉的清水和茶水換過，但也僅此而已。除了清明和過年，三四張斑駁木桌湊成的供桌永遠都覆著一層風沙。

隨意把拱品攤在桌上，點了三炷香後，意思意思揮舞兩下便插進香爐裡。公廳兩旁擺滿祖先的畫像或照片，小時候很在意有沒有爸的照片，媽只說爸的輩分還不夠，死得又早，所以放不上來。十九年是段很長的時間，兩側的照片多了不少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畫的拍的，不曉得爸的照片有沒有趁亂被放上去，但我恐怕也不認得他了。

我其實並不厭惡祭拜，只是我覺得他根本不該被祭拜，三十八年的人生，什麼也沒做成。

事情發生在我三歲的時候，那天下午媽帶著我去超市買菜。這些事情我從來就想不起來，媽也很少提到，但每次一說，她一定會講：

「真的很玄，你小時候多喜歡逛超市，那時候一進去你就大哭，哭著要回家。」

那天媽連菜都沒買，又急忙騎著機車回去，到家後打開房門，我爸就掛在房間裡，除了隨著繩索左右旋轉，整個人動也不動。

但我真的有看見屍體嗎？為什麼我連點印象都沒有？我至今仍舊無法肯定。

他一直都是個很窩囊的人，到死了都不敢交代自己做錯什麼。

把水果放回冰箱後，我又騎上機車往市區前進。

診所的招牌還是沒換，可用全民健保的標誌斗大的掛在一旁。綠底搭上白字，

燈箱的設計讓裡面的燈管很難替換，除了「前榮總醫生」的說明還傲氣的閃爍著白光，其他地方的暗得差不多了。

不過不要緊，新厝人從來就不是靠招牌找店的。

推開玻璃門，風鈴隨即發出聲響，年約三十的護士一臉狐疑的看著我。

「初診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這個答案讓不曾見過面的護士越發困惑，只能照流程收了我的資料和費用後，對著裡面大吼：「羅醫生，有病患喔！」

護士遞過一次性的牙刷，我從以前就好奇，這樣的要求是出於對醫生的尊重，還是為了避免病患尷尬。我的牙齒向來不好，不論怎麼努力刷洗，齒面仍舊泛著一層蠟黃。

吐掉泡沫，對著鏡子左右端倪，又重新擠上牙膏，即便知道徒勞無功，還是期待附在牙上的汗濁和難堪能夠消失殆盡。

細碎的聲響從木製的隔板透出，隨著漸進的腳步，羅醫生從裡面走了出來。平房改建成的診所就是以這種好處，醫生可以在後面的房裡打盹，直到病人來了才上班。

羅醫生還是如記憶中那樣，除了漸白的鬢角、圓滾小腹，還有邊緣泛黃的白袍，這些年歲真的沒有在他身上留下更多痕跡。

「這不是小劉德華嗎？好久沒有看到你了，長大變好帥，醫生爸爸都快認不出來了。有沒有女朋友啊？」

「羅醫生。」我點點頭，用平穩成熟的聲音喚出我們都不熟悉的稱謂。

「我忘了你都這麼大了，醫生爸爸叫起來很尷尬吧？抱歉抱歉。小劉德華今天怎麼會過來啊？」

我從不記得羅醫生的名字，就像他從記不得我的名字。出事後，我只要看到年歲跟我爸相近的人，都會哭著叫人家爸爸。我媽快羞死了，總是扯過我的手臂用力打我，打到我安靜為止。不曉得是同情我的遭遇，還是不忍看見我下場，羅醫生主動對我媽說：「沒關係啊，這麼可愛的小孩要叫我爸爸，我也很高興啊，不然以後你就叫我醫生爸爸，好嗎？」這樣的妥協讓我媽讓步地默許，直到羅醫生溫柔地將雙手擱在我的肩上，緩慢而完整的要我學著他喊出「醫生爸爸」，我才破涕為笑。醫生又對我媽說：「這個小孩長得又帥又有氣質，像劉德華一樣，以後我就叫他小劉德華好了。」聽到有人稱讚她的小孩，我媽就連聲說好，醫生就這樣哄住了我們兩人，讓彳亍又詭異的稱呼突然合理不少。

「我去矯正了，但要先把歪掉的牙齒拔掉。」我有些手足無措，不曉得該自己展示問題，還是躺平後讓醫生端倪。指示用的右手才舉到一半，便頓時失去指

令，只好故作自然地緩緩放下。

「好，先躺上去讓我看看。」

我脫下外套，笨拙的躺上躺椅，用力張開嘴巴。羅醫生戴上手套，肌膚和過度服貼的橡膠發出尖銳的摩擦聲響。拿了一些工具，把鏡子塞進我的手中後，熟練一蹬，便滑著椅子挪到我身後。

「我先幫你檢查有沒有蛀牙，等等再看要拔哪顆牙。」

他將雙手搭在我的肩上，雙手緩慢移動，左右來回檢查每顆牙齒。

他的身體隨著雙手移動，時而傾身，時而靠近，近乎逗弄似的忽近忽遠，即便知曉一切再正常不過，卻仍無法忽略他身體的某一部份正頂著我的頭頂。

新厝從不缺醫生，好醫生倒是少得可憐。羅醫生剛來到新厝的時候，鬧得全鄉轟轟烈烈，一個榮總的醫生怎麼會跑到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執業。有人說他被人事鬥爭弄下來，有人說開診所比較賺。他自己的解釋是，他希望能讓新厝這樣的地方也有台北的醫療品質。

我當然不相信這樣的鬼話。

自從死了老公之後，我媽的人生有大半時間空了下來，除了工作，就是到處去串門子。新厝太鄉下，整條街都是親戚，彼此平常很愛計較，但分享祕密倒是非常大方。

聽說羅醫生背著懷孕的老婆搞上護理師，整個醫院鬧得沸沸揚揚，離了婚、毀了前途的羅醫生只能在這種荒涼的地方羞愧地結束自己的一生。

但無論流言蜚語怎樣交織膨脹，彷彿都傷害不了羅醫生一分一毫。他依舊照常執業，照常看診，照常生活。這些傳言彷彿就像電視台的社會新聞，除了拿來填補餐桌上無話可說的窘境，沒有更大的用途。少了回應的八卦像是沒了養分的雜草，即便以往多麼猖狂滋長，終究還是成了一片枯黃。原先起疑的我也隨著時間推移，逐漸淡忘這些荒唐。

直到國二的暑假，牙痛逼得我翹掉暑輔。獨自漫步在街上，下午兩點的新厝仍在剛結束的午休裡昏昏欲睡。蒸騰的暑氣讓觸目所及都在跳動，診所的玻璃櫥窗上滿是指紋和膠帶殘留的痕跡，即便模糊，空無一人的櫃台依舊顯眼。

我推開門，風鈴隨著撞擊警示性的發出刺耳的噪音。護士從門後出來，一如往常的接過健保卡，意思意思喊了「羅醫生」。直到她起身尋找病歷，我看見淡粉色的制服後襠捲曲起來，胡亂地被塞在褲頭，我才明白不是全新厝都在悶熱的午後慵懶散漫。

無法忽略他身體的某一部份正頂著我的頭頂，護士在診間與櫃檯來回穿梭，木製的舊門頻頻發出刺耳的噪音。我無法停止想像，想像護士在平日的午後也同樣繁忙，忙著在櫃檯與門後的房間來回進出。

極盡所能的放空一切感知，我害怕自己若是回過神，會發現抵在頭皮上的肚臍其實堅硬挺拔，隨著呼吸起伏來回晃動。

我閉起眼，試圖轉移自己的注意。我開始回憶起小時候的時光，有點喜歡羅醫生，卻還是害怕牙醫的時候，那時候我大概四歲，第一次踏進這所診所。然後是七歲，我的乳牙掛著搖搖欲墜，怎樣也弄不下來，後頭的新牙卻迫不及待，在仍舊粉嫩的牙齦根上隱隱約約冒出礙眼的白頭。接著是十一歲，我的白齒蛀得我痛不欲生。

我試圖快轉，回憶卻還是像設定好似的停在升國一的暑假。我沒有消遣，只能待在圖書館吹冷氣。圖書館每天下午兩點就會開始播電影，大部分都是得過獎的電影，有些時候也會撥撥柯南那類的卡通，可能是為了教化我們這群野小孩吧，那天館員居然選了當代傳奇劇場的《等待果陀》。

我根本不知道這齣戲想表達什麼，裡頭的一段話卻提早結束了我的童年。他們說，上吊的人陰莖仍會直挺挺的勃著，精液會落在地上，開出一朵又一朵的曼陀花。

沒出過遠門的我不曉得曼陀花長得什麼樣，沒自慰過的我也不曉得精液長得什麼樣。但那天夜晚，我做了惡夢，夢中所及全是一片花海，他就吊在半空中，和藹慈祥的閉著雙眼，赤裸而硬挺的下半身，源源不絕的噴灑著滋潤生命的乳汁。我看不清他的長相，只記得自己喊了一聲「爸爸」，一陣微風吹來，散落的花瓣與混濁的汁液掩蔽了我視線，夢境嘎然停止。直到清晨，濕黏而濃稠，近似黃痰的夢遺弄髒我的內褲，我才曉得精液不全然是乳白色的。

我早已記不得是從那天起才無法直視父親，還是他自殺起便瞧不起他，只是那天之後再也沒有仔細看過我爸的相片，反正只要記憶越模糊，越能說服自己夢到的只是陌生人。

「你看到了嗎？就是這顆牙齒。」羅醫生捉著我握著鏡子的手，左右擺動，即便最後停了下來，羅醫生仍舊沒有鬆手。「就是這顆牙齒喔，你的口腔太小了，容不下這麼多牙齒，所以他就長到旁邊去了。如果沒有拔除的話，最後這三顆都會蛀光喔。」羅醫生輕輕地用工具敲敲多生的牙齒，雖然只發出輕微的聲響，震盪卻隨著牙根一路傳遞，我的腦袋被晃的嗡嗡作響。

多餘的牙齒被迫脫離牙齦生長，卻仍舊裝作正常，與其他牙齒一樣緊緊地靠著前後兩顆牙齒，就像枯黃的酢醬草，微微泛著下過雨的光澤。自以為是的假裝讓情況變得更加難堪，迫使這個牙齒成了不得不剔除的存在。

「刷牙的時候不會覺得難受嗎？裡面的牙齒都刷不到，還會卡菜渣。」羅醫師接過我的鏡子，重新整頓不鏽鋼盤上的器具，又把護士喚來，交代該準備什麼東西。

「還好。」雖然提問了，但我曉得羅醫生根本沒有關心的打算，就像理髮師

順口問了一句「今天天氣怎樣？」，除了應付，沒有任何意圖。

我又忍不住舔了舔長歪的牙齒，自它萌生，我就曉得它是多餘的器官，只是其他人都有，所以我的身體也長了，除了困擾，什麼作用有沒有。為了屈就這顆牙齒，我的舌頭總是歪了一邊，委屈的蜷縮在口腔的一角。就像反覆捲起的四角褲與胯下不停摩擦，無法恣意調整，也無法隨意忽視，除了維持怪異的姿勢妥協，沒有更好的辦法。

「這種牙齒會比較難拔，可能會花比較久的時間。痛了就舉手，我會再上麻藥。」醫生單手抵著我的上顎，用右手替我上了麻藥，伴隨著逐漸失去知覺的難受感，腥臭的橡膠味充斥嘴裡，隨著時間逐漸蔓進喉嚨與鼻腔，一股噁心湧上喉頭，反胃的幾乎要把腸胃翻攪，正打算掙脫，羅醫生才鬆開手。鉗子伸進我的口內，我有些害怕，但即便能強忍身體本能地顫抖，距離恐懼最近的雙唇仍舊不聽使喚，微微張開的嘴唇敷衍似的半閉半闔。羅醫生溫柔的對待，兩片薄薄的唇瓣仍舊不願配合，經驗老道的護士沒有等待的打算，伸出原本無事可做的左手，粗暴地抵住我的下巴後用力下壓。

「張嘴！」像是指導似的，護士鉗著我的雙頰，硬是擠出羅醫生習慣的角度。不曉得是為了安撫我，還是向護士致謝，羅醫生點點頭，隨即傾身靠近，把目光探進毫無遮蔽的口腔。每次到了這種時候，才會想起自己討厭牙醫，並不是因為害怕疼痛，而是討厭這種動彈不得的折磨。

醫生試探性的左右搖晃，牙齒果然堅固得不得了。麻藥發揮作用，能感受到鉗子緊緊夾住牙齒，卻無法感受到痛楚。

「好像有點緊。」不曉得是告知，或是喃喃自語，羅醫生說完這句話後便開始施力。牙齒仗著牙根嵌進身軀，我的身體失去了自主控制的權力，頭部只能順著醫生的動作一起上下搖晃。

是本能嗎？還是為了展現自己多麼賣力？他隨著力道一次次的加大，發出規律的喘息聲。我的嘴巴被迫張大，無法閉合的口腔與喉嚨成了一道一覽無遺的隧道，像是應和似的，順著他發出相同頻率的低吼聲。試圖壓低聲響，卻無法控制完全張開的腔道，即便深藏在體內，我彷彿也能看到聲帶被灌入的空氣與聲帶反覆摩擦，隨著動作與起伏發出本能的呻吟。我對失去自主的身體感到難為情，卻沒有辦法做出任何反應，乾著急的大腦在腦中急速運轉，幾乎要將頭顱燒出一個大洞。只能用力閉上雙眼，不去想像自己已經發紅的雙頰。

「抱歉，很痛嗎？」直到羅醫生出口詢問，我才發現醫生動作已經停下。「看你很用力的閉眼睛，應該很痛吧？」醫生的手沒有離開我的口腔，我只能略略搖頭，表達自己其實感受不到疼痛。

「那就好，先漱口吧，牙齒已經鬆動了，但牙根還緊緊地卡在裡面，我們換個角度再試試看。」我完全沒有知覺與感受，直到依著醫生的指示坐起，才發現

乳白色的橡膠手套上全是鮮血。麻醉後連舌頭都不大靈活，但可以勉強感受到鮮血的味道。輕輕舔了舔牙齒，牙齒隨之搖晃。漱了兩次口，盯著陶瓷漱口盆上因陳年血液而染黃的壁緣。即便清水帶走了大部分的血液，新的鮮血又立刻從傷口湧了出來，失去知覺的口腔讓鼻子變得更加靈敏，我彷彿聞到自己體中溫熱腥臭的鏽味汨汨流淌，填滿了口腔中的每個縫隙。

「如果好了就躺好吧？」醫生背對著我整理工具，我重新躺回原位，身子卻隨著椅背攤平而緩緩下滑。淡藍色的診療椅幾經折磨，棉花都已經失去原有的蓬鬆，只剩彈簧粗魯的刮撓我的背部，刺得我渾身發癢疼痛。我捉著邊緣稍稍扭動身子，想讓自己舒適一些，直到找到了還算可以的位置，才發現醫生早已轉過身，看著我好一陣子。

「如果好了，我就開始了？」我點點頭，從容躺定，再度把嘴張開，假裝一切只是看診的必經過程，自己自然又熟練。即便戴上口罩，我仍舊能從羅醫生微微皺起的眉頭想像他苦笑的样子。我感到難堪又氣憤，只是想讓自己舒服一些，卻得受到這種目光。但是氣羅醫生嗎？還是氣自己的愚蠢？而自己為什麼又要受這些細瑣的想法折磨？光想到此，又忍不住皺起眉頭。

「很痛嗎？要再上點麻藥嗎？」看見緊皺的眉頭，羅醫生紳士的開口詢問。我睜開眼搖搖頭，羅醫生才又開始動作。診療椅上的燈直直地照著雙眼，刺痛得讓人難以忍受。但只要閉眼，醫生就會開始遲疑。張大嘴巴卻無法解釋，又希望這一切趕緊結束，無可奈何，只能忍耐。

可能是累了，醫生又起身，讓我重新漱口。換了工具和施力方向，又重新在我的口內動了起來。

換了位置的他大半身軀擋住了燈光，讓眼睛舒緩許多，但和他的距離卻又近了不少。看不見他的全貌，卻看得見他的雙眼，即便曉得目光不可能相交，尷尬的暈眩仍舊不停在腦海徘徊，我只能驚扭轉開將唯一能動彈的眼珠。

盯著他的額頭，灰白參雜的髮根和細紋，又再次提醒了我近十年的光陰。不曉得是不是太過賣力，他的臉上滿是扭曲的皺褶與紋路，額頭間掛著一顆又一顆的汗珠，隨著施力與搖晃搖搖欲墜。我無法辦法發聲，也沒有辦法出手阻止，只能眼睜睜望著最大珠的汗水落下，不偏不倚地滴在我的臉上。

「抱歉。」他停下手邊工作，胡亂遞了張衛生紙給我，自己則連抽幾張衛生紙，將臉上的汗水全數擦盡。

不曉得是不是診所太過悶熱，我的身體從剛剛開始便發燙難受。除了看見滴下的汗珠，我其實並不確定汗水究竟落在哪裡，或許汗水是炙熱的，我的體溫也是炙熱的，所以即便汗水碰觸了身軀，漸起一陣不小的浪花，我的身體也感覺不到異狀。無計可施的我只能拿著衛生紙將臉上胡亂擦過一遍，免得醫生發現我沒有為此感到不適。直到擦完，才意識到自己把他的汗水均勻的抹上全臉，或許他的汗水浸濕每個毛孔，填滿了各個角落、各個空洞。

還來不及丟衛生紙，他又轉了回來，重新開始手邊的工作。他特別換了位置，將身體側過，目光所及只剩右手手臂，把刺眼的燈光切成兩半。即便近在咫尺，我仍無法對焦他的手臂，只能隱約看見輪廓上下搖晃。柔軟而細長的手毛在燈光的照拂下顯得透明。這幾年下來，他胖了不少，但手臂似乎沒有跟著肚臍腫起，讓他的手顯得纖細的不可思議。

不知怎的，我竟想起小時候爸爸帶著我洗澡的記憶。就在自殺的前幾天，剛替我洗乾淨的爸爸把我放進浴缸，讓我靠著浴缸的邊緣泡著，波動起伏的熱水緩緩搔撓著被包皮裹覆的敏感。他自己則坐在板凳上開始洗澡。那是個對身體構造好奇的年齡，我盯著父親肥碩的身軀，略垂的乳房，目光最後停在了他因為過胖，短得只剩龜頭的生殖器上。

他還是一樣，老是在不對的時機點出現。

我重新把注意力放回眼前的手臂，我試著將目光望向各個方向的極限，卻發現沒有太大的差異。我開始想像手臂的盡頭是隻戴上橡膠手套的手，手套上沾滿了艷紅的鮮血，隨著動作上下移動。父親模糊的面孔又開始出現、重疊，佔據腦海中大部分的想像。我開始思考，羅醫生如果真的如媽媽所說，在毀掉人生的當下，他有考慮自殺嗎？橡膠手套下，是佈滿水平傷痕的手腕嗎？如果這樣的打擊還不足以讓人放棄生命，那他又是為了什麼理由離開？

醫生像是聽見我的疑問似的，突然停下手邊的動作。我嚇得打了個寒顫，隨即又假裝從容，起身漱口。

「就差一點了，你的牙根大概是勾住了旁邊兩顆牙，鉗子沒辦法施力，我用手試試。」他要我躺下，我才剛張開嘴，他就像迫不及待似的把手伸了進來，抓著我的牙齒粗暴搖晃。

我的嘴裡又隨著規律，發出近似呻吟的聲響。麻藥漸漸退去，但我忘了舉手，反而緊緊抓著診療椅已經破損的邊角，在失去彈性的椅墊上抓出自己的形狀。

盈眶的淚水讓一切模糊，我又回到蒸氣騰的浴室裡，縮在浴缸裡的一角。只要他用力搓揉身體，龜頭就會隨著身軀上下搖晃。煙霧與泡沫讓視線所及盡是一片白茫，看不清楚樣貌，只能看見鮮紅的輪廓在霧氣裡不停甩動。他突然停下動作，彷彿發現我不光是帶有好奇的目光，直挺挺地盯著充血的紅潤，或許是遲疑，或許是在憤怒。我則緩緩移動頭部，讓水面淹過我大半的面部。洗澡水進入了體內，滿溢的熱水嗆得鼻腔刺痛，無法喘息，而我的目光卻從未移開，緊盯著水珠隨著飽滿圓潤的輪廓緩緩流下。

他一把將我撈起，側過身擋住我的視線，才又開始刷洗身體。

疼痛和滿口的灼熱，混合成了近似嗚咽的哀號，我忍著左臉頰的不適，又再漱了一次口。退去麻藥的雙唇比失去知覺的雙唇還難控制，和著鮮血的水失去了

準頭，全都落在他的袖口上，把泛黃的白染成一片粉紅。我試著道歉，口水卻滴了下來，也弄髒了自己的身體。我們都還來不及反應，汗濁已經順著液體滲入纖維，在兩人身上留下相同的痕跡。

難堪讓我動彈不得，除了發楞，大腦想不出更好的應對方式。自責與疼痛才剛化成灼熱的淚水湧上眼眶，他便趕緊安撫我躺下，替我擦乾身上的汗穢。

「不要擔心，你不能控制自己，這不是你的錯。我幫你塞棉花止血，等等就好了。」他捲起被我弄髒的袖口，浸濕的肌膚在燈光下微微發亮，青綠色的血管沿著臂膀緩緩延伸，他的手腕平滑而光整。

「不要吃太熱的東西，也記得不要用吸管，消炎藥跟止痛藥要按照指示吃，如果有問題記得要來回診。」護士一邊唸完既定的注意事項，一邊將健保卡和藥袋塞給了我。我才正要離去，羅醫生遞給了我一個小夾鏈袋。裡面是我剛拔下的牙齒，泡在稀釋過的漂白水裡。

「給你，你會想做紀念吧？」我稍稍點頭表示感激，小心的將牙齒收好。回到家後，我將牙齒從夾鏈袋中掏出，上面的血絲已經轉成淡淡粉紅。

「真可惜，牙根又長又直，卻用不到，真是白長了。」媽媽接過我的牙齒，嘆了一口氣。

「長歪又不是我的錯。」我咬著棉花，硬是擠出這句話來。

隱約感受到傷口又重新滲出血來，即便不是我的錯，盈眶的淚水和無法填補的大洞，仍會時時刻刻提醒著自己有過多餘器官。